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·独家报道

东北抗联的济宁泗水籍“乔副官”

乔旭东 刘文华



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岁月里，日本铁蹄践踏下的东三省，有一支我党领导的光荣队伍——东北抗日联军。其中，有全程参加十四年抗战的济宁泗水人乔树贵。

在抗联总指挥周保中身边，乔树贵担任警卫副官七年，多次率领小分队深入敌后，对日军实施袭扰和侦察行动，他作为身经百战、机智神勇的原型被写入电视剧《远东特遣队》。

出身贫寒的穷苦少年

1909年10月，乔树贵出生在泗水县三角湾村一个贫农家庭，五兄妹中排第三。七口之家仅二亩薄地，肚子吃不饱，更谈不上念书。为了不挨饿，乔树贵的哥哥随舅父闯关东，到本溪南芬铁矿当了矿工。

1926年，乔树贵和二哥背井离乡，沿途乞讨，一路步行，千辛万苦找到大哥做工的铁矿，开始了以卖苦力为生的少年生涯。南芬铁矿是日本人开的，没有劳动保护，每次下井都无异闯鬼门关。瘦弱矮小的乔树贵，干过背钎子、推矿车这样的险活重活。

1928年夏，乔树贵到了鞍山王家堡子矿山，干了三年打眼工。每天两角日本金票，吃的是窝窝头，高粱米。早晨五点钟下井，晚上从井下出来已满天星斗。1931年10月，全副武装的日军将乔树贵等几十名工人押到奉天火车站，几昼夜的闷罐车程，到了密林深处的赦东城。原来，日军把他们抓来修筑吉林至敦化的铁路。

乔树贵和工友住在大席棚子里，四周铁丝网围着，到处都是日军岗哨。如此戒备森严，让他们都预感不妙。一位年长的工友让乔树贵以患病为由在工棚休息，偷偷观察日军哨位之间的距离，准备伺机逃走。

机智逃离奔赴抗战

乔树贵悄悄爬到山上，把岗哨位置用心记下。深夜，年长的工友将乔树贵推醒，七八个矿工在他引领下，逃出工区，向深山老林狂奔。黎明时分，在大川被几个持枪人拦住去路。得知他们是从日本人矿上逃出来的，就问是否愿意抗日救国。乔树贵和工友一听打日本，当即表示愿意参加，从此踏上抗日道路。

乔树贵投奔的是东北军旧部营长王德林任司令、姚振山为副司令的救国军，活动在宁安、敦化一带。第二天，乔树贵就参加了夜袭威虎岭铁路线的战斗，用铁杠、钢钎等工具破坏日军铁路一百多米。

此后，伏击日军巡逻兵，攻打宁安县城，工农出身的乔树贵冲锋陷阵，英勇杀敌，成为救国军中单兵作战能力超群的“兵王”。

1932年末，队伍编为吉东抗日游击队，乔树贵任排长。中共满洲省委，派出周保中、李延禄等共产党员，对抗义勇军进行改编，抗日队伍不断扩大。乔树贵所在的吉东游击队，被编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，周保中任军长兼党委书记。

跟党走才有革命的成功

能征善战的乔树贵，任一师三团二营三连二排排长，在革命队伍里如鱼得水，战斗中舍生忘死。展开游击运动，灵活机动地袭击日军，缴获越来越多的装备，原来的民国造武器被淘汰后埋掉。

党领导下的抗联第五军，官兵一致，一切缴获归公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周保中给指战员讲形势、摆道理，大家一起学军事、学文化。乔树贵眼界大开，感受到与救国军的截然不同。

乔树贵对共产党人的认识和理解日益加深：打仗时，党员冲锋在前，撤退在后，心甘情愿掩护战友；几十天不见米粒的艰苦行军中，党员战友无私无畏，英勇献身。他渐渐明白，只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才能有革命成功的希望。不管征程多么艰险，一定要跟共产党走，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。

1935年夏，党组织调遣乔树贵改任周保中的警卫副官。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，曾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，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，后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，第二路军总指挥，在抗日联军中享有很高威望。

乔树贵在周保中身边生活，战斗的日日夜夜里，周保中的坚定不移、无私无畏，对乔树贵影响教育很大。1938年4月，乔树贵由周保中介绍，成为一名中共党员。

血与火中的历练成长

在日寇的疯狂绞杀下，抗日联军的三位总指

挥中，第一路军的杨靖宇、第三路军的赵尚志先后牺牲。日军对出身云南讲武堂的白族将领周保中十分忌惮，多次发动针对他的斩首行动，悬赏七千块大洋捉拿周保中，扬言“一两骨头一两金，一两肉一两银”，用真金白银换取周保中的性命。

身处数十倍日军的重兵包围和冰天雪地的摧残之下，抗联内部思想动摇，投敌叛变者增多，周保中处境十分险恶。乔树贵和战友大多身经百战，以一当十，与日军巧妙周旋，护卫周保中多次化险为夷。

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伏击战中的虎口脱险。1938年初，周保中率乔树贵等少数随从，乘雪夜过乌苏里江，到达苏联境内，试图与共产国际中其他代表团取得联系未果。

当时，前线军情紧急，五军门户小孤山失守，周保中急需赶回控制战局。途经第七军时，代军长崔石泉提出抽调部队护送，周保中没有同意。但是，回二路军指挥部的情报泄露。日军及伪靖



安军，分两批埋伏于周保中返回宝清的必经之路。

机敏过人临危贴身护卫

周保中他们七人七骑，副官乔树贵和下江特委一名干部在前，周保中居三，身边是另一位副官陶雨峰，随后是军需官、电台员等。在前面开路

的乔树贵，机警地四面张望，过人的机敏发挥了作用。

在离敌军伏击点仅有两三里的一个山岗上，乔树贵发现山上的枯草中有两个影子在动，立刻提醒大家警惕。目标越来越近，两个趴在地上拿着上了刺刀的长枪，穿着与抗联相似服装的人站了起来，说是来接周总指挥。

乔树贵一听有诈，答道：“我们是打前站的，周总指挥和部队还在后面呢。”由于大风雪阻拦，日伪军骑兵团当时刚到达伏击地点，一队人马正拼命抢占山头。

乔树贵判定是敌人，情况万分危急。他与周保中交换了眼神，周保中不露声色，用暗语指示大家准备好，从故人口袋底冲出去。

乔树贵明白恶战难以避免，一面靠近周保中，随时准备给总指挥充当人肉盾牌，一面迅速准备武器。乔树贵身上两支枪，一支较长的四四式骑枪，子弹早已上膛，另一支是大号驳壳枪。他将驳壳枪在大腿上一擦，悄悄打开保险，紧贴

在周保中身边，准备开始突围。

武艺高强冲出包围圈

周保中大吼一声：“快冲！”率先提缰，策马向前飞驰。乔树贵和陶副官双枪并用，百步穿杨，弹无虚发，打掉敌人的两个机枪手。七人七骑一下子从敌人的包围中撕开一个口子，冲了出去，转眼间将敌人甩开了几十米远。

猛然间，周保中坐骑受惊，前蹄一弯，一个趔趄把周保中摔在地上。乔树贵见状，立即通知陶副官，一起飞速回到周保中跟前。乔树贵说：“总指挥，您身上有重要文件，快骑上我的马，直奔西南方向，快！”

乔树贵让周保中踩着他的膝盖上马，对着马背猛抽一鞭，周保中骑马向西南方向疾奔。乔树贵和陶副官两员猛将边打边撤，交替开火，相互

掩护，天黑时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周保中与乔树贵的革命战斗情谊感人至深。1964年2月22日，周保中同志在北京逝世，彭真任治丧委员会主任，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五十余人

为治丧委员会委员，乔树贵也名列其中。

奉命从苏联返回东北

1940年，东北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。日寇在东北的兵力达七十万人，持续讨伐抗联。派出的汉奸、特务满山遍野，老百姓种地都有特务

监视，抗联部队牺牲人数剧增。

为保存这支不足两千人的抗日武装力量，1940年3月，经苏方同意，共产国际批准，抗联撤入苏联整训。不久，乔树贵和战友护卫周保中及抗联第二路军指挥部，进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边疆地区组建野营。自己动手伐木盖房，开荒种地，建立休整基地。

野营休整主要是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，成立了野营临时党委，乔树贵为组织委员。军训有射击、刺杀、投弹、侦察、滑雪、游泳、攀岩、无线电技术等，后来又增加爆破技术和跳伞训练。

1942年初春的一天，周保中问乔树贵，能否带一支小分队回东北一趟。乔树贵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只要革命需要，不怕上刀山，下火海！”

乔树贵的小分队有八名队员，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人兵力布署和军事设施。出发时，每人配长短枪各一支，无线电用的干电池四块，手榴弹四枚，弹药二三百发。日军呢子服、伪满军服和便衣各一套，还有电台、行军锅及粮食等，行囊四五十斤重。

绝地潜行数十天直插日寇心腹

当时日寇在中苏边境集结大量兵力，准备配合德国进攻苏联。乔树贵的小分队，连夜越过封冻的黑龙江，顺着小兴安岭山麓，进入宽幅五六

十公里的大草甸潜伏了一天。

地毯式巡逻的日军，发现了他们入境的痕迹，疯狂地放火烧荒。乔树贵他们用雪搓湿毛巾捂在嘴上，贴伏地面，火舌从背上掠过，尽管烤烫得厉害，但没人暴露目标。入境第一天，就经受了火海的考验。

兴安岭地区山高林密，小分队越过一道又一

长，崔庸健任大尉政治部主任，参谋长是苏联人马尔钦科。下设五个营，一个迫击炮连。一营营长大尉金日成，二营营长大尉王效明，三营营长上尉王明贵，四营营长大尉柴世荣，五营是无线电营。乔树贵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警卫副官工作，被编入教导旅四营任中尉排长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对日宣战。次日，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，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。8月22日，周保中带领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从伯力飞抵长春。同时，乔树贵和金光侠、陶雨峰等战友随苏联红军到达牡丹江，并成立卫戍司令部。乔树贵负责组织地方武装，接收日伪物资，安抚市民等工作。几天后，乔树贵被派到宁安，任宁安县城防司令员，化名姜振江。

军民携手开启宁安安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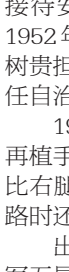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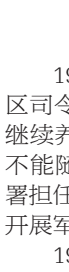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宁安秩序很乱，由国民党员、汉奸和恶霸地主组成的“维持会”与我明争暗斗，周边有谢文东等多股土匪猖獗活动。宁安是抗联第五军的发源地，乔树贵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。他牢记动身前周保中的嘱托，找到老抗联堡垒户了解情况，开展工作。

苏军底层官兵胡作非为，骚扰百姓，群众怨声载道。乔树贵在城防司令部约见苏联军官，严厉谴责苏军的为非作歹行径，并与苏军联合下达命令，没有城防司令部的许可，苏联士兵不能出营房。

经过广泛动员和思想工作，群众发动起来，成立了青年团，组建了人民武装宁安县教导队，配发武器，开展军事训练。店铺开业，集贸市场恢复买卖，唱歌等娱乐活动也热闹起来。

1945年农历八月十五，乔树贵返回司令部的途中，被暗藏的国民党日伪特务黑枪射伤，子弹从右大腿打进，从左骨盆穿出。乔树贵先是在部队野战医院住院治疗，后转入牡丹江铁路医院。

当时的医疗条件差，骨科医生奇缺。牡丹江司令部把全市有名的骨科大夫召集起来为乔树贵会诊，仍不见起色。医生建议把左腿锯下，他不同意。后从日本难民营找了个叫松本的骨科医生，为他做了大手术，左腿失去控制能力，只能借助双拐行走。



从战争到和平功勋卓著

1947年1月，乔树贵在延吉见到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，要求安排工作，周保中命令他继续养伤。1948年驻吉林的部队南下，乔树贵不能随军。1948年3月，乔树贵在延边专员公署担任武装科长，放手发动群众，组建民兵队伍，开展军事训练。
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乔树贵调任民政科长。他组织修建机场道路，增设十四所医院，接待安置伤病员，为朝鲜战场提供后勤支援。1952年9月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，乔树贵担任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，后担任自治州副州长，期间一直拄着双拐坚持工作。

1957年，乔树贵在沈阳军区医院做了股骨再植手术，十二年腿伤终于痊愈。手术后的左腿比右腿短十厘米，左膝关节仍不能正常弯曲，走路时还需拄一拐。

出生入死、战功卓著的乔树贵，荣获苏联红军五星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和八一勋章。他的夫人金善，朝鲜族，也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抗联，后转入地方工作。夫妇二人从不居功自傲，在黑龙江、长白山地区名声响亮，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戴。1984年1月16日，乔树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延吉去世，享年75岁。

- ①乔树贵夫人金善应邀带领全家访问朝鲜期间，受到金日成亲切接见。图中左三为金善，左一是革命烈士金日焕之女，其他为乔树贵的儿子、儿媳及两个孙女。
- ②在苏联远东地区休整时留影。
- ③1945年7月，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（苏联远东红旗军团88独立步兵旅）部分官兵在苏联远东地区合影。
- ④在牡丹江城防司令部工作时留影。
- ⑤1945年，乔树贵（中）任宁安县城防司令员时拍摄于宁安。
- ⑥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乔树贵和金善及两个儿子。
- ⑦与抗联老战友在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烈士墓前。
- ⑧⑨乔树贵及其战友的近亲属在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纪念活动。

9月23日，时值秋分节气，是为90年秋季的中点，昼夜、寒暑平衡转换。不过，今年的秋分遇上了连绵秋雨。

仰天望去，小雨点密密麻麻，打在茂密的树叶上，沙沙作响；溅在地面的水坑里，激起了点点雨花，就像小时候摔泥的娃屋迸发的一个个小孔洞那样。

听这不知疲倦的秋雨，心中自有一些无以言状的感觉，比如乐不起来与无可奈何等等，或许多少有点悲秋吧。

今年夏季的酷热远超往年，人们普遍觉得，刚刚过去的七八月份，几乎全天都要开着空调。炎热还不下雨，是今夏的显著特点。进入夏季，几乎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怎么见到雨水，有的地区农作物被晒得天折或减产了不少，内河航运也受到了影响，被迫减载。日常近5米的水深，曾一度降到了3.5米左右，船舶的装载量只能打个七八折。

偶尔有下雨的信息，也被加上了短时、局部等字眼。“短”到了没见着，“局”到了比较小的区域。绝大部分地区是翘首相盼，有的网友直言，一天要翻看天气预报四五十次。气象台的同志也很辛苦，实时发布新的信息，奈何天气无常。

欠下的终归要还，天地间总体是平衡的。这不，进入了秋季，雨仿佛想起来还欠人间些什么似的，有条件要下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下。尤其近半个月以来，不是在下雨，就是阴沉着天准备下雨。这雨下得让人心里没底，只盼着天公快点把这弥天雨幕扎上吧。

据济宁市水文中心发布，7月份全市平均降水量65.4毫米，较常年同期偏少66%。8月份济宁市市平均降水量107.8毫米，较常年同期偏少28%。1月1日以来，全市平均降水量411.0毫米，较常年同期偏少26.1%。6月1日以来，全市平均降水量313.1毫米，较常年同期偏少27.3%。不难看出，7月8月两个月的降雨量相比常年偏少许多。

又据9月22日信息，1月1日以来，全市平均降水量575.3毫米，较常年同期偏少6.0%。6月1日以来，全市平均降水量477.4毫米，较常年同期偏少1.9%。数据表明，入秋后9月以来的降雨量出奇地增多，几乎补齐了7月至8月两个月的欠账，拉平了与往年的差距。这或许验证了“能量守恒”定律，或者早下晚下，早晚得下的朴素认知。

不过，连绵的秋雨好像有些多余。它不像春雨那么贵如油，可弥补一个冬天雨量较少的缺憾；也不像夏雨能遮掩一下炎日，滋润饥渴的禾苗，给人们送上短暂的、难得的清凉。而这场秋雨，不大受欢迎。此时的玉米、谷子等农作物，均已长成果实，更需要充足的阳光照耀，以促进成熟；然而，降雨后带来的降温，更不利于作物的成熟。它如果再晚一个月，便成了珍贵的秋雨，那样既能保障秋收，也会有利于秋种。

然而，秋雨是深沉的、真实的。下雨前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密布的云层很均匀，几乎覆盖了能见之处，而且还要酝酿较长时间，好像再不下雨就对不起任何人似的。秋天的雨不紧不慢，像一张大网笼罩大地，悉心滋养着万物。它不像夏天的雨那么调皮，那么直白。

说它调皮，是因为夏天常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，或者雨后天晴的实况，而且下得快流得快，以至快得大地刚反应过来，雨水却所剩无几了。说它直白，是因为夏天下雨前不是乌云滚滚，就是狂风大作，连小动物都能觉察，比如燕子低飞蛇过道；然后便是一场倾盆大雨，整得路上严重积水或造成河水猛涨。

大旱之时，人们急切地求雨盼雨却无济于事；不盼不求的时候，它却下个不停。可见，世事难料，往往并不能如愿以偿。

人生有时候也如这天象吧。越想得到什么，越是得不到什么；越是放下渴望的目标，只管去认真地对待而放松心情，往往越能心想事成。

在奔赴理想的征途中，往往充满了困难和悬念。但无数事实证明，只有坚持才有希望，又如这场秋雨。

不管你喜欢与否，不管你需要与否，秋雨还在下着。这秋雨，也如扎西拉姆·多多在《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》中所写：你见，或者不见我，我就在那里，不悲不喜。你念，或者不念我，情就在那里，不来不去。鉴于此，我们没有必要伤春或悲秋，要顺应天时，适时而作，顺势而为。

同样的秋雨，在古人的诗词中，也被寄予了不同的情愫。闲适的秋雨，如唐代王维的《栾家濠》：“飒飒秋雨中，浅浅石榴泻。跳波自相溅，白鹭惊复下。”温润的秋雨，如宋代陈藻的《秋雨》：“早禾收罢晚禾青，再插秧开满眼成。谁道秋风专肃杀，依然四月雨中行。”思乡的秋雨，如唐代杜牧的《秋浦途中》：“萧萧山路穷秋雨，淅淅溪风一岸蒲。为问寒沙新到雁，来时还下杜陵无。”怅惘的秋雨，如宋代苏轼的《谒金门·秋晓》：“今夜雨。断送一年残暑。坐听潮声来别浦。明朝何处去。孤负金尊绿醕。来岁今宵圆否。酒醒梦回愁几许。夜阑还独语。”不胜枚举。

绵绵的秋雨，总在叩打着或仁或智、或悲或喜的心灵。

无法左右天气，那就努力左右自己的心情吧。